

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研究

——以“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为例

王巍

(中共华蓥市委党校,四川华蓥 638600)

摘要: 信息传播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不可避免受到文化势能的影响。作为重要的文化变量,地域认同会对信息传播产生扭曲作用。通过对“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地域认同建构了群体身份和利益观念,塑造了群体的信息加工模式,促使群体对信息生成、编码、加工、释译和传递过程产生扭曲。探究地域认同与信息传播的关系,将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 文化;地域认同;信息;扭曲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8)86-00066-04

引言

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手机APP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传递和扩散方式,塑造了全新的信息生成、加工和传输模式,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政府不再是信息的唯一生产者,任何个体和群体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呈现信息生产主体多元化、信息传播途径多样化、信息加工方式差异化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每个个体或群体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或传播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在每个个体或群体的传播过程是“同质化”的。事实上,每个个体或群体的信息加工处理方式存在差异,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带有浓厚的“文化属性”。而基于当地群体长期社会“互动”之上形成的“地域认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变量不仅在群体身份的建构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对信息的编码、加工、传递和释译过程产生“扭曲”作用,影响着舆论的生成与传播。通过对“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的分析和阐述,进一步揭示“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机理和作用机制,以期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1 “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回顾

为打破川东北地区和文化隔阂,助推川东北经济发展,达州市交通部门于2014年启动《达渝城际

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开展达渝城际铁路规划设计工作。中铁二院经现场踏勘和专家论证后提出三条设计方案,即“达州-大竹-邻水-重庆”的东线方案、“达州-华蓥-重庆”的中线方案和“达州-渠县-广安-重庆”的西线方案。2015年5月7日,广安市发改委在回复网友达渝城际铁路规划线路咨询时称:经广安市委、市政府研究,提出广安市只接受西线方案为达渝城际铁路线路具体走向方案,并且已经向四川省发改委上报。广安方面的相关回复引起了邻水县民众的强烈不满。2015年5月11日达州市交通运输局在回复网友咨询时表示,达渝城际铁路的路线为达州-大竹-邻水-重庆,即东线方案。当晚,大量邻水居民聚焦在黄桷树公园附近签名,希望达渝铁路能选择东线方案。2015年5月16日邻水县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设计中的达渝城际铁路经过该县,并打出“百万邻水人民也要发展”等口号,之后事件迅速发酵,引发警民冲突。2015年5月18日四川省铁路建设办公室发布通告称,达渝城际铁路目前尚处于前期研究阶段,是一个中长期规划项目,还未纳入省级和国家规划。同日,邻水县政府发表公开信,称发生于2015年5月16日的邻水群体聚集闹事、扰乱秩序事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2015年9月21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达渝城际铁路的规划,确定达州-大竹-邻水-重庆规划方案,同时,增设支线,由邻水县引出,途径华蓥市,抵达广安市区。

2 “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机理

2.1 “地域认同”与群体身份

邻水虽然西与广安市相邻,但由于华蓥山自然条件的阻隔,导致两地历史上经济文化交流较少,社会“互动”不足,情感认同欠缺。事实上,邻水虽与广安相接,但却有与广安不同的文化特质,具有典型的巴渝文化特征。在邻水生活的群体(包括外迁群体)经过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行为,逐渐习得当地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规范,并内化为“自我认知”,通过代际传递得到巩固和强化,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稳定的地域认同感。这种地域认同感不仅建构了当地群体的身份——“我是邻水人”,而且使当地群体的认知带有鲜明的“属地性”——对信息加工处理遵循相似的“邻水逻辑”。必须指出的是,尽管1993年邻水从达州划离,纳入广安市管辖,但行政区划的变更并没有削弱邻水的地域认同感,反而强化了“邻水人”的身份建构。多数邻水人以“邻水人”自居而不是以广安人自居,他们通常以“邻水人”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对邻水的认同要远超过对广安的认同)。

2.2 “地域认同”与信息编译

“邻水人”的身份进一步建构了“邻水人”的利益观念,影响着利益内容的“生成”和实现方式的确认。正是因为“我是邻水人”(将邻水纳入自我认同结构,视为自我的一部分),所以,“我”的利益与邻水地区的利益具有同构性。简而言之,对邻水地区的褒贬即对“我”的褒贬,促进邻水地区的发展即促进“我”利益的增长(利益内容的“生成”)。在“邻水人”看来,邻水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突出的地区,但交通基础设施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邻水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要促进邻水地区的发展,必须争取达渝城际铁路过境邻水(利益的“实现方式”)。这样看来,邻水人民表达群体意愿、发表群体意见就有了现实“利益”依据。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往往促使利益主体更“关注”与自我利益相关的信息(敏感“信息点”),利益主体会主动搜集、筛选、获取此类信息,并进行“优先”加工,其中“负面”信息会引起利益主体的高度“警觉”或“过度反应”。作为“邻水人”,他们关注达渝城际铁路的修建;开辟网上贴吧展开议题讨论;搜集官方信息和政府回应,并通过微博、微信、微视传播;开展线下

“茶座论道”。当2015年5月7日广安发改委表示只接受西线方案时,该信息通过邻水网民的大量转发而广泛传播,随后持续“发酵”,引发群体意见表达和群体性行为。从微观层面上看,当“邻水人”关注“只接受西线方案”信息时,“邻水人”基于“自我利益观念”倾向把此信息释译(解读)为:铁路只过境广安,不过境邻水,邻水发展的利益无法实现,并在自我认知系统中进行加工编码:广安此举是侵害邻水利益的“自私”行为,是对邻水的行政“盘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广安”的概化认识。这样经过信息接收—信息释译—信息编码过程,输出的是带有“邻水逻辑”特色的“信息包”。

2.3 “地域认同”与信息传递

带有“邻水逻辑”特色的“信息包”通过微信、微博、贴吧、社区论坛等网络媒介迅速传递,并通过接收者(“邻水人”)的信息再释译—编码过程进行“二次传递”。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群体中的个体(传递者和接收者)信息加工处理方式仍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性”在地域认同和群体观念的结构性“压力”下会被“掩蔽”,个体对信息的自我“解读”空间会被“压缩”,“唱反调”的可能性减少,这促使“邻水人”的个体认知过程具有“群体性”特征,带有“本地”文化属性。另外,“信息包”在通过媒介进行传递和“二次传递”时,其过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瞬时性,在同群体内信息传递扩散时间短、速度快、效率高;第二,渗透性,超越行业、阶层、议题局限,并外溢到每个“邻水人”的各项“议题中”;第三,裂变性,在传递中会对信息进行“裁剪”和“填充”,即“遮蔽”原初信息的语义背景并对经释译后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忽视广安发改委“只接受西线方案”的表态,其实是在规划决策还不确定的语境下情绪化表达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广安对邻水行政“盘剥”的不正当性,进而导致信息传递过程“扭曲”的“叠加性”。

2.4 “地域认同”与信息确证

随着“信息包”传递次数和范围的增加,信息一致性“偏向”集聚和“累积”进程大大加快,促成了信息场域“焦点”的形成,催化了群体偏向“共识”的生成并在“共识”的指引下采取一致行动(“信息团”生成)。此时形成的“信息团”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广安的表态有损邻水的利益(群体认知观念);第二,“邻水人”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请愿签名和集体游

行)来维护邻水的利益(群体行动意志)。在“信息团”的“引导”下,“邻水人”更坚信广安表态及行为是“恶意”“狭隘”的,并倾向接收加工与此相符的信息,拒斥与此相背的信息(认知“相符”和认知“遮蔽”),具有鲜明的内向聚合性和外向排斥性基本特征。尽管达州市交通运输局表示达渝城际铁路的路线为东线方案,但仍然无法解构“邻水人”固有的认知倾向,依然通过签名请愿和集体游行来表达群体意愿。当2015年5月16日“邻水人”走上街头表达意愿时,广安和邻水政府随即派出大量警力维持秩序,但这一举动被“过度警觉”的“邻水人”知觉为“对邻水的打压”(“邻水人”把此举视为与广安是“恶意”“狭隘”相“一致”的信息,并进行加工编码),再加上网络谣言的传播,更“确证”了广安的“负面”意象,强化了“邻水人”对广安的负面认知(正向强化)。另外,邻水政府与广安政府没有及时提供清晰、明确、具体、大量且值得信任的“反向权

威信息”来澄清误解,模糊、笼统、抽象、过度“官方化”的表达不仅无法消除隔阂,打消“邻水人”的疑虑,而且会引起“回飞镖”效应,将模糊笼统的“解释”信息“同化”,起反向强化作用。随着强化进程的推进,原本中心议题(达渝城际铁路规划路线)、边缘议题、不相关议题的界限、原本相关信息(与达渝城际铁路规划相关的信息)、不相关信息、真假信息的界限变得模糊,网上关于“警察打人”事件的照片、视频、言论广泛传播,所有的事件、信息、议题包含历史情感开始卷入“邻水人”的认知系统,并通过认知系统得到“自我确证”、“自我强化”(“信息漩涡”的生成),其最终导致的是“非理性心态”(群体偏执)和“非理性行为”(对抗与冲突)的“输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勾勒出“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逻辑,描绘出“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机理,并将其抽象化(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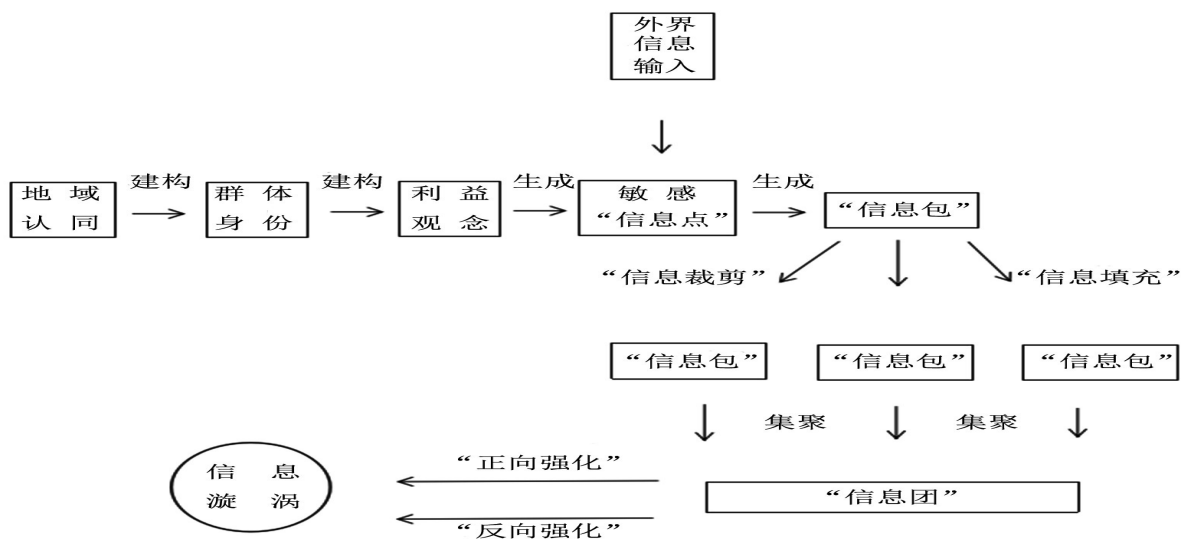


图1 “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扭曲”机理

3 结论与启示

在新媒体时代,“地域认同”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被“放大”,使信息传播带有“矢量”特征。通过对“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的分析和阐述可以看出:“地域认同”建构了群体身份和利益观念,塑造了群体的信息加工模式,促使群体对信息生成、编码、加工、释译和传递过程产生“扭曲”。具体而言,“地域认同”通过利益观念的建构生成敏感“信息点”;“地域认同”通过“群体利益观念”的塑造影响信息的编

码、加工和释译过程;“地域认同”使信息传递过程具有瞬时性、渗透性和裂变性特征;“地域认同”促使个体(传递者和接收者)的信息加工遵循“群体”逻辑,带有“群体”属性;在特定条件下“地域认同”会导致群体对信息的“错译”与“曲解”并进行“自我强化”,引发“非理性心态”和“非理性行为”。

从政府治理层面上看,“四川邻水保路运动”事件也能提供诸多启示。第一,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或作公共决策时应该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构建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协商协

调来实现公共政策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第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或作公共决策时还应考虑到地域文化和群体情感因素,并审慎评估这些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可能影响;第三,政府应该建立健全舆情预测、预警、监控、引导机制,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提高应对和处置舆情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 [1] 邻水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EB/OL][2017-08-30]. <http://www.sohu.com>.
- [2] 罗伯特·杰维斯.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84.

Research on the "Distor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Take Linshui Railway Movement in Sichuan as an Example

WANG Wei

(Party School of the Huaying Committee of C. P. C., Huaying Sichuan Province 638600,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carried out in a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 and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potential.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variable, "regional identit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nshui Railway Movement in Sichuan, we can see "regional identity" could construct the group identity and interests, shape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group, and produce the twisted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encoding, processing, interpreting and delivering.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dentity"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ll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culture; regional identity; information; distortion